

A portrait of Dr. Ng Yee-ying, a wo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and glasses, wearing a dark blazer over a white shirt. S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, her hand resting near her chin. The background is a blurred bookshelf filled with books.

遊走

中西之間

——吳靄儀博士談閱讀和寫作

■ 文：蔡卓慧

從媒體上看到的吳博士，大多以議員的身份，在立法會會議上辯論，形象專業硬朗。較少人知道她也是資深「傳媒人」，曾任報章督印人，在南華早報寫政論之餘，也是廿多本中文著作的作者，作品題材涵蓋生活、政治、文學評論。金庸說她「有中國傳統的一面」（《金庸小說的女子》序），董橋又形容她是「具有『中式』傾向的女人，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深刻」（〈讀《知識分子的乳房》〉）。一個陽光普照的午後，這位筆耕不輟的資深大律師與我們暢談閱讀、寫作。



中文英文 相輔相成

吳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，在英國劍橋大學、美國波士頓大學獲得律師資歷，「讀番書」的背景卻無礙她對中國文學的喜愛。小時候在新界長大的她，中文讀物來源之一竟然是家中的《通勝》！「裏面有很多成語，那時我和姐妹們一起看，一起唸，只當是唱歌，覺得有趣。」讀小學時也學古文、寫毛筆字，從九宮格和字帖認識《千字文》和《三字經》。「當時不求甚解地看了，長大後回想，《千字文》裏的『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』其實是關於 space（空間）、time（時間），氣魄宏大；《三字經》的內容也是包羅萬有的。古人以這些作兒童教育讀物，實在十分有趣。若能熟讀並明白，實在獲益良多。」

香港是華洋雜處之地，學生從小學習中、英雙語。吳博士慶幸讀書時遇到好的語文老師，他們本身對文學有豐富修養和濃厚興趣，能把文學之美介紹給學生，引領他們欣賞、享受。吳博士認為中、英文有互通之處，同時學習兩者，能起相輔相成之效。在她眼中，中英雙語各擅勝場。「中文長於表達微妙、含蓄的感情，是極漂亮的文字。以中文表達喜怒哀樂的不同層次，實在是無以尚之的；但在表達法律文字上，英文有其突出之處。有些法律文字，要意思完整地翻譯成中文很難。」對於部分香港家長「重英輕中」，她覺得是浪費了機會。「本來可以享受兩種語言，為何要輕視中文呢？我們學習中文，對中國的背景、文化因子有充分認識，並感受其中的美後，再學習英文，往往有新的發現。兩者的互動是很有趣的。若不懂中文，只學英文，不能真正明白英文的特質和好處；必須認識兩種文字的妙處，讓兩者衝擊交流，才能進入兩種語言的世界。」學好中英文，好處多多。「我不明白現在的人為何只學兩種語文也學不好？我建議家長應先讓孩子學好中文，因為環境使然，比較方便；培養對語言的敏感度後，學習其他語文時自然會作比較，有利學習。」

中國古典文學在吳博士眼中，博大精深；當中表現的文化內涵如情操、意境，紛繁多樣，富啟發性。對粵方言區的人來說，古典文學作品中字詞的讀音很大程度上與粵語符合，讀來朗朗上口，節奏感強，感染力更大。「作為『廣東話人』，我們並不習慣『我手寫我口』。閱讀古文，尤其是詩、詞、戲曲等較有節奏感的作品，如能朗讀出來，能有助記憶。閱讀古文的好處，首先在於能學習精練的文字。因為從前的字刻在竹簡上，書寫不便，所以古文是很濃縮的。其次是可從中學習中文語法；我們學中文不像學英文，不會特別學習文法，一般是通過閱讀獲得語感。」她認同背誦是學習古文的重要一環，「要熟讀、背誦，才能再三回味，領略當中的重點。現代文學作品通常不會重看，倒是古典作品耐看，每次看都有新的體會。此外，寫作也很重要，因為要寫出來，才知道自己吸收了多少。」



「有生命」的閱讀和寫作

閱讀和寫作，一是輸入，一是輸出，吳博士認為兩者互相影響，關係密切。「閱讀是愉悅、學習、溝通的來源，書籍就像老朋友，有着多年感情，不時會見面。看書是我多年的習慣，是一個沉浸、積累的過程。閱讀帶來的好處實在太多，如閱讀古典詩詞，我可了解不同時空的人的生活、感受。不懂欣賞雕塑、攝影時，又可參考相關書籍，增加認識後，自然會產生不同看法。我的閱讀習慣是雜亂無章的，但每次看完一本書，我對事情總有新的看法。這不是很划算嗎？」從吳博士開列的閱讀清單，足見她的閱讀範疇的確多元化：

- *Howards End is on the Landing*, Susan Hill
- 《紅樓夢》曹雪芹
- 《十三經注疏》
- 《我的父親羅孚——一個報人、「間諜」和作家的故事》羅海雷
- 《沉醉東風——戲曲》朱昆槐
- 《小團圓》張愛玲
- 章貽和、郁風、蕭紅作品

吳博士的散文作品《西環》選入《啟思生活中國語文》(第三版)中，文章描寫西環的環境與居民的融洽共生，題材生活化。吳博士在不同媒體上也有專欄，主題包括生活、時事、政治等，題材廣泛，相信與她的閱讀習慣不無關係。寫作可算為她提供了一個反思空間。「我不是極之外向的人，在繁忙的生活裏，我需要私人時間，靜下來想一想。」寫生活小品和政論有分別嗎？「有的。生活小品是與人分享心情和經歷，但我畢竟有公職，寫的題材有局限，也要花時間選材；林海音說過文字是和別人交談，所以也不能自說自話，要想想怎樣和讀者交流。寫政論時的針對點不同，較着重因應對象是誰，再去決定討論的主題和討論的深淺程度。但兩者都要求文字準確，以簡潔有力地表達所想。」沒生命力的陳腔濫調，是吳博士寫作時所力求避免。「死板的文字不好看。我看過一些政府新聞處的文字，根本讀不出來！打官腔、不活潑、沒生氣，例如見到 organization，想也不想便譯成『機構』，因循得很。如果真心有話要向人說，我會思考該用甚麼文字表達，以讓讀者明白我的意思之餘，也感受我對這事的感情等。有不同的層次，才是活的文字呀！」



《啟思生活中國語文》第三版
中一單元五

講究修辭，其實是講究我們對別人的態度，及我們所持的價值觀。「修辭立其誠」，就是指說話要有誠意，要尊重別人，所用的言辭，要將誠懇和尊敬表達出來。小時老師教我們唸的《出師表》、《陳情表》、《報任安書》等等向人表達胸懷的書信，目的其實是讓我們有「修辭立其誠」的典範。我們讀了深為感動，就是感其誠意深摯。花言巧語、堆砌誇張的文字志在炫耀，全無誠意，我們自然不會感動。惟是

現今最多人自稱欣賞的，似乎正是最浮誇的一套，多多少少顯出今日的社會是何境地。

（〈修辭立其誠〉，載《賞心樂事》）

廿一世紀的古典文學

吳博士曾自言「欣賞和追求中國讀書人的道德情操，可是，『道德情操跟道德原則不同』，情操是個人的、感性的，像伯夷、叔齊到首陽山採薇而食，終於餓死；原則是普遍的、理性的，像保障人權、自由。」（董橋〈讀《知識分子的乳房》〉）她承認在廿一世紀堅持這種取向，無異自討苦吃，但她同時質疑現代人的價值觀：「當人們讀了100封電郵、在Facebook獲得200個like、賺很多錢買奢侈品、參加豪華團七日遊歐洲五大城市……他們真的會快樂嗎？現代人在這些方面的『成就』愈多，滿足感往往愈低。因為這些都是『假』的東西，不能支撐壓力；只有『真』的東西和價值，才能讓我們站穩陣腳，在順境逆境中都不會失去自己。我相信不論潮流怎變，總有這些價值存在；要維持它們，需要勇氣、受苦，但那是值得的。」

烹飪是吳博士的興趣，從中她也有所領悟。「近來看書學做酸種麩包，其中一章叫 slow：花上幾天讓麩團慢慢發酵，培植味道；等待適合的温度，讓麩團『舒服』才放入焗爐。這和我們現在做甚麼都要快是完全不同的思路。做麩包不是求儘快完成後向人炫耀，而是用心享受過程中的情趣。」科技日新月異，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不少方面都增加了效率，例如攝影從前是很慢的事；現在的數碼攝影卻完全扭轉人們的觀念，不論看到甚麼都先按下快門再說，日後慢慢整理。「快是一回事，重要的是開心與否。我想人們是時候嘗試走慢點，回去較慢、較有情趣的世界，例如古典文學的世界。閱讀古文，欣賞古人的情操，理解他們所思所感，從繁忙的生活中找尋空間，是很重要的。」說到最後，還是回到古典文學。對生活繁忙的現代人來說，它也許像個避風港，讓疲憊的靈魂得以稍息，沉澱思緒，再重新出發。

我看蔣勳的書，覺得十分奇妙：原來我多年談的、寫的、實行的，就是「生活美學」！例如從家裏步行到街口的小小一段路，我會欣賞到道旁的石牆青草、散步的小狗、在車站等車的人的衣飾打扮；而食和下廚之樂，就更不待言了。但我想除了用心之外，談話分享，也是加深領略生活之美的一部分。

（〈生活美學〉，載《賞心樂事》）

